杏花开了

■路来森

正月，一枝，两枝，三四枝，邻家的杏花开了。

我站在庭院中看杏花，看邻家杏花。邻家杏花“出墙来”，不多，一枝，两枝，三四枝；枝枝杈杈地，开在晴天丽日下。

杏花的开放，是一个色彩蜕变的过程。

它不像桃花，嫩蕾粉红，绽放亦红，一红到底，直到片片飞落，撒下一地“桃花笺”，依旧是片片红，红片片。它也不似梨花，哗然绽放，团团白，白团团，一白到底，白得透彻，白得敞亮，注目望着，让人感觉，春意亦是盎然一白。

杏花的开放，是先红后白，是红颜风逸，肤白渐浓。

春风一吹，紫红色的枝条上，花蕾渐凸、渐显，一天天，鼓胀起来。鼓出的花蕾，带着枝条的色彩，亦是紫红紫红。花蕾变大，紫色便渐次退去，只剩下一份红。那真是一种特别的红啊，嫩而深，亮而殷，羞答答，娇滴滴，是杨贵妃丰腴脸颊上的点点胭脂，是纯情少女嫩脸飞过的一抹羞色。

“红心一颗春风吹，雨露枝头日生辉”，说的，正是这番景象。

邻居家，杏树坐花蕾的时候，也就“红艳出墙头”了。

出墙头的杏枝上，会飘起一根根红飘带。

红飘带，是邻居家系上的，风一吹，便飘起来，也便飘进我们家。我知道，那些红飘带是邻居家，为防止鸟儿啄食花蕾而系的。不过，仍旧挡不住鸟儿的啄食。那段时间，每日晨起，总会看到杏枝上跳来跳去、啄来啄去的鸟儿，很多，很多。诸如麻雀、白头翁，更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鸟儿。

鸟儿一啄，便花蕾飞溅，渐在空中，飘然地下。有时，我会俯身捡起几粒花蕾，放进手心，嫣然入目，禁不住黯然生一份神伤。

我站在庭院中，看邻家杏树花蕾的时候，还会常常陷入儿时的回忆之中。

那时，我还小，母亲也还年轻。某一天早晨，母亲会说：“去园子里，折枝杏花，插到瓶子中。”于是，我就忙不迭地向村外的园子跑去，身后，还飘着母亲的叮嘱声：“一定要折花蕾多的……”花枝折回，母亲拿一把剪刀，顺手修剪一下，然后，就将其插入一个长颈瓶中，放置到南窗之下。

房子是老房子，南窗是木格窗棂儿，窗口上糊了洁白的道林纸。瓶插的杏花，映着洁白的窗纸，相映成趣。每天早晨，母亲都会临窗梳头，花面相映，母亲自己，也一定觉得很美，或许，她还有一份某种程度的沉湎——沉湎于自己所营造的这份朴素的美中。

多年之后，回忆这番景象，我觉得有一份古典，有一份质朴，更有一份感动。

“粉薄红轻掩脸羞，花中占断得风流”，唐朝诗人吴融的这两句诗，一定是写杏花盛放的时节的。杏花盛放，白色渐浓，红颜却没有完全退去，还留一些红打的底子，所以才“粉薄红轻”。“粉薄红轻”，琵琶半遮，有一份含蓄、蕴藉之美；“淡红褪白胭脂浣”，更溢一份明艳、婉丽之春色。

此时的杏花，是开得“放而不纵”，美颜尽显，却毫无妖冶、艳媚之姿。我认为，此时，杏花真正是开放到了美的极致。故尔，“花中占断得风流”，诚然不虚也。

“深巷明朝卖杏花”，卖的，一定就是这样的杏花——那么亮丽，春色艳艳。

此时，我站在庭院中，看邻家杏花，一味注目，一味注目。生怕，春光易逝，春光易逝。

杏花衰败的时候，真个叫做可怜。纯然一白，薄薄的白、苍然的白，毫无质感，生命气息尽失。春风一吹，纷然落地，一地碎白，一地凄凉。若然，恰好一场春雨落下，便零落如泥，只好“化作春泥更护花”了。

此时，我站在庭院中，眼中无花；只有“青杏小”，青杏小了……

舞金狮

■刘学正

舞狮，又叫“狮子舞”，是我国具有上千年传统的民间艺术，激情四射的戏耍之中，寄托着人们祈求和泰安康的美好意愿。在我们县城，每年的元宵节都会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舞狮比赛，更有多头“金毛狮”穿梭在大街小巷，才进了腊月门大家就开始掰着手指数日子，盼着正月十五快点儿到来。

到了元宵节这天，随着街头的锣鼓声渐起，从胡同中巷子里潮水般涌出人群，其中既有古稀老者，也有垂稚小童，或搀扶，或怀抱，不一会儿大街上已是人山人海。几头“金毛狮”伴着鼓点越来越近，走在最前面是狮子郎，他们一身古代武士打扮，手握旋转绣球，配以京锣、鼓钹，逗引群狮；紧跟他们的是两头憨态可掬的小狮子，狮被下的舞狮人身着相同毛色的衣裤，不时作出搔痒、抖毛、打滚等动作，形态细腻逼真，生动有趣；接下来的几头大狮子，则由两名舞狮人组成，一人站立舞狮头，一人弯腰扭狮身摆狮尾，卖力表演着腾翻、扑跌、跳跃、朝拜等绝技，简直惟妙惟肖，引来人群的阵阵掌声。

当“狮群”途经商业街时，时有临街的店铺老板用红绸子包裹几盒烟或封一个红包，恭恭敬敬地递给狮子郎，狮子们便会在店铺门口停留片刻，戏耍一番，热闹的人群加上“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寓意来年的生意兴隆广进财源。更有意思的是，当扭着秧歌的大叔大妈、踩着高跷的“牛鬼马神”们，跟狮群在十字路口偶遇，一场别开生面的“人狮大战”就此拉开序幕，人在狮群中调笑逗乐，狮子在人群里佯装拉扯撕咬。老头老太太笑弯了腰，小媳妇大姑娘费力地抿着嘴，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挽起袖管，扯着嗓子喊：“踢这边吆，撞那边吆，挠他身后吆，再加把劲儿啊！”

等“狮群”来到中心广场，顿时锣鼓震天，鞭炮齐鸣，重头戏就要开演了。别看这些狮子都是以竹为骨，以纸为皮，瞪大的眼球是鸡蛋壳，走起梅花桩来可毫不含糊，一派威风凛凛的王者风范。舞狮比赛中，除了梅花桩和三狮踩球等精彩表演，更令人叹为观止的当属狮子登高。几张四脚朝上的方桌垒在一起，狮子郎站在上面，一手舞动绣球，一手作调戏状，两头“愤怒”的狮子一层层爬上去，等爬到最高处的四个桌腿时，人群中瞬间静了下来，紧握着拳头为处在惊险中的狮子捏了一把汗。这两头狮子却并未就此罢休，在上面不时做出直立、转身、猛扑等动作，动作越高难度，人群中爆发的掌声越热烈。

关于舞狮还有这样一个传说：东汉章帝时，大月氏国进贡了一头金毛雄狮，使者扬言朝野，若有人能驯服此狮，便继续向汉朝进贡，否则断绝邦交。汉章帝先后命三名勇士驯狮，均未成功，后来金毛雄狮狂性发作，被一个侍卫乱棒打死。侍卫为了逃避罪责，将狮皮剥下，由他们兄弟俩装扮成金毛狮子，一人逗引起舞，此举不但骗过了章帝，连大月氏使臣也信以为真，拱手认输。后来此事传出汉宫，老百姓认为舞狮子是为国争光，是祥瑞的象征，便纷纷仿造，表演狮子舞。耍狮子闹元宵，带给人们的不只是短暂的快乐和热闹，更是对一年光景的希望和期盼。

草原春归

■谷语

牦牛角尖挑破了早春
白昼在草原上逗留得久了些
山麓边已有雪水在悄悄流淌

彪悍的扎西在马背上
绿色随着飞驰的马蹄
一路跑遍了草原

酥油茶冒着喜气 卓玛
挑开帘子望夕阳下的青稞地
她听见青稞种子嚷着，要发芽

月下

季节从山那边来了
春天撇下所有花朵
泥泞成泥
哦，又有几个夜晚要在木橦树下徘徊了

一直都在开始
却从未有结果
世界太大：失了方向感
世界很小：总安放不好自己的手脚

太阳从东到西，从西到东
也没照见树脚、田埂的蚁穴
一直盯着远方，可远方一直往更远处退去

爱恨在丛林间纠结
我嗅觉到了，你笑容背后的悬崖，带着草香
和你随手伸过来的无法抗拒的危险

但我仍以一颗千疮百孔的心爱着
挡住漫至书桌边的潮水
我只等着你，纯洁，忠贞，并且谦卑

春到康巴。 成芳 绘图

雪花

第2267期

话灯笼

■农华

走在大街上，看着喜庆店里挂着方的、圆的、闪烁的、音乐的各式各样的灯笼，又是一年元宵临到来。看着五花八门的灯笼儿时记忆又涌上心头，元宵节斗灯笼的欢快场景依然让我记忆犹新。

记得小时候元宵节挑灯笼都是纸糊的，多为圆形或方形，意在圆圆满满方方正正做人，基本上都是自家长辈给孩子制作。要经过扎模，糊纸，描画这几道工序。我的纸灯笼也是如此，多数是爷爷给我制作，爷爷是村里为数不多的秀才，见过县大老爷。爷爷为我制作的纸灯笼别致，耐斗，图画优美，常常为我引来无数人羡慕的目光。

斗灯笼是家乡的老习俗，每到元宵节晚上，村里的小伙伴们都不约而同地汇聚到村头的晒谷场。先争相谁的灯笼好看，比做工、比绘画。然后三人一伙五个一群地斗灯笼，互相碰撞着手上的灯笼，看谁眼疾手快机灵，看谁灯笼结实耐碰。斗灯笼的结果往往是把里面蜡烛碰倒，反应快的吹灭蜡烛保住灯笼，反应慢的只有眼睁睁看着心爱的灯笼熊熊燃烧。

记得有一年，我好不容易斗赢村里诸多玩伴，像打了胜仗的将军凯旋归来。在回家时的路上，遇到隔壁家阿叔，他瞄着我手上的灯笼一本正经说：“小华，快看看，你灯笼下面好像爬着一只虫子哦。”也许是胜利冲昏了头脑，我急忙把灯笼翻过来瞧瞧，结果纸糊的灯笼自然烧起火来。当我气急败坏回家告壮时，惹得大人们哈哈大笑，笑了过后爷爷还会如是说：“烧了好，烧得好。”后来才知道，元宵节就算是斗败烧了灯笼，还是被逗烧了灯笼，那都是一件吉利的事情，寓意红红火火。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很少看到童年时的纸糊灯笼，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先进带电动、能发光、会唱歌的灯笼。也没有儿时成群结队斗灯笼的热闹场面，变成了几个大人守护着一个小孩，举着一盏盏造型逼真的洋气灯笼。虽然他们也会感到快乐，但相比我们童年时那种点着蜡烛的情趣，三五成群一起分享的乐趣，总觉得少了些什么，那种快意的心情或许只有在记忆中找寻了。

时光飞逝，如今人们思想观念也变化了，那些热闹的老场景已经渐行渐远，那种默默燃着蜡烛的纸糊灯笼也随之远去。但在我的记忆中飘不走的是那一盏盏纸糊的灯笼，在那条又黑又长的乡村小巷里，浅一脚深一脚的仓皇脚步，是手里那盏忽明忽暗的纸灯笼，伴随我行走在漆黑的夜里，引领我要去的方向。虽然纸糊灯笼已经在乡村消失，灯笼虽不同，但乡俗还在。童年记忆里的纸灯笼，永远是我人生旅途的指明灯。

闹元宵

■徐晟

“年小月半大”。农历正月十五是春节后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元宵节。

正月十五闹元宵，“闹”是重点。元宵节的热闹，堪比西方的狂欢节。

“一年明月打头圆”，在新年第一个月圆之夜，春节的余兴未了，又掀起新一轮欢乐的高潮。人们张灯结彩，放烟火，玩龙灯，舞狮子，踩高跷，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吃元宵，尽情欢乐。

“灯已阑珊月色寒，舞儿往往夜深还。只因不尽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夜深了，仍意犹未尽，恋恋不肯回家，古人元宵节玩得“嗨”，一点儿也不逊于今朝。

“三十的火，十五的灯。”踏月赏灯是元宵节最重要的活动。元宵放灯始于汉代。汉明帝崇仰佛法，下令上元日寺院须张灯祭祀，皇帝亲往寺院燃灯以示虔诚，后来逐渐形成元宵放灯的民俗。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唐代元宵放灯，可谓盛况空前。唐玄宗“置百枝灯树，高八十丈，竖之高山，上元点之，百里皆见。”并命宫女数千人和长安城少女灯下歌舞“三日夜”，皇帝在御楼观灯，与民同乐。

“九陌连灯影，千门遍月华。”这个时候谁还在家里窝得住？就连平素不出深闺的女子，元宵佳节也会相约出门。“花艳艳，玉英英。罗衣金缕明。闹蛾儿簇小蜻蜓。相呼看试灯。”或许，还有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猜灯谜是逛花灯的进一步发展。谜语在我国历史悠久，据传早在春秋战国时已经有了口头谜语，当时称作“隐语”或“庾词”。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自魏以来，颇诽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这是谜语的最早定义。

把谜语搬到灯上，已是宋代的事了。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上说：“时有以绢灯剪写诗词，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猜灯谜不仅给元宵观灯增添了无穷乐趣，还可以锻炼思维，增长知识。时至今日，不少商家，在元宵到来之际，也会挂出各式灯笼，内藏谜语，有奖竞猜，引得不少顾客流连。

元宵节自然少不了吃“元宵”。元宵也叫圆子、汤圆。因“元宵”与“袁消”谐音，袁世凯在1913年下令改“元宵”为“汤圆”，汤圆之名才逐渐流行。

吃元宵的民俗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始于晋，盛于宋。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载：“节食所尚，则乳糖圆子、科斗粉、豉汤、水晶脍、韭饼，及南北珍果，宜利少、澄沙团子、滴酥鲍螺、酪面、玉消膏、生熟灌藕、诸色花缠、蜜煎、蜜果、糖瓜蒌、煎七宝姜豉、十般糖之类，皆用镂装花盆架车儿，簇插飞蛾红灯彩益，歌叫喧阗。”这里销售的元宵节令食品，首推元宵，只是那时还叫“圆子”。

由于饮食文化的差异，我国南北各地，汤圆各具特色。宁波汤圆甜滑油润，糯而不腻；兴义鸡肉汤圆独树一帜，“众家皆甜，唯我咸鲜”；苏州五色汤圆甜咸皆备；山东枣泥汤圆油润绵软。“一碗汤圆满又满，吃了汤圆好团圆”，不管什么汤圆，吃的都是一份团圆，寓意团圆幸福。

闹完元宵节，“年过了，月也过了”，人们卯足了劲，带着新的希望启程。

绿汤圆

■宫佳

在小区门口遇到对门邻居，只见他大包小包地拎着食品袋，一见到我，热情地敞开袋口说，瞧瞧，孩子们送的大杂烩，有长沙姐妹汤圆，宁波汤圆，山东枣泥汤圆等，呵呵。我说，这是要吃遍五湖四海的节奏呀！他笑着说，不仅如此呢，又举起另一只手的包装袋，我还自己买肉馅，玫瑰花，听说玫瑰花养颜，我特意买来做馅给儿媳。买的汤圆再好吃，也比不过自己手搓的汤圆有意义。既健康，还环保，真正的绿色汤圆。

“绿色汤圆”？我愣了一下，多么新鲜而时尚的名词呀。绿色食品中的绿色汤圆，真有春天的气息，这真是一场绿色的家庭革命。老爷子的脸上洋溢着幸福，他的话说得我的心痒痒的，本来我也是想直奔超市买汤圆，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自己做绿色汤圆，感受一下老爷子的绿色幸福。

朋友在春节前夕快递给我两瓶桂花糖，这可不是普通的桂花糖，是她的母亲在桂花飘香的时候，亲自摘的桂花，晾干，加上一层一层的白糖，密封发酵而成，棕黄色的桂花糖，散发着淡淡的桂花香，粘粘稠稠的，是真正的绿色食品。

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于饮食更注重健康食品，自己做的食品从原料到制作，亲力亲为，每一个环节都实惠经济，还环保，是放心食品，也是人们口头上津津乐道的绿色食品。

我开始去买食材，晚上一家人围着桌子，一起用糯米粉搓汤圆，把桂花糖夹在中间，搓成团团圆圆的汤圆，一家人说说笑笑，比赛谁做得又好又快，相互取经，看看如何把手里的汤圆改进。

春节接近尾声，一家人团团圆圆地在一起搓汤圆，我们都感受到不一样的幸福，在劳动中感受劳动的快乐，感受绿色环保的快乐，这种快乐远比在超市买成品汤圆要有意义得多。

“绿色汤圆”能让我们减压，感受一家人和睦相处的快乐。元宵节在绿色汤圆的制作中有了别致的意义。

诗话元宵

■积雪草

春节之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便是元宵节，古人过元宵节和今人大不相同，透过古人的诗文就可大致感受到一二。写元宵的诗词最喜欢南宋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首词文笔华丽，层层铺陈渲染，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挂满花灯的树像一棵棵开满花的树，满天的焰火如星雨，宝马雕车，月光流转，鼓乐声声，游人如织。

层层的铺陈渲染都为最后一句点睛之笔，苦苦寻觅，才发现要找的那个人并不在这流光溢彩的长街上，而是站在灯火寥落暗影里。

如果不了解这首词的时代背景，一定会以为这是一个太平盛世，百姓安居乐业，风香夜暖。而真实真的时代背景却是，南宋的半壁江山已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这样的情景之下，竟然能营造出这样的繁华，真让人叹为观止。

辛弃疾笔下的元宵节，表层繁华，内里忧伤，只是这忧伤是隐藏在文字之下，需要层层剥开，才能看到。

李清照笔下的元宵节则是伤感和怀旧的，她在《永遇乐·落日熔金》里说：“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诗朋酒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首词是李清照晚年的手笔，虽然写的是元宵节，但通篇却并不见元宵节的字样，格调依旧如往昔的婉约，忧伤，这里又多了一层怀旧的氛围。

清人曹雪芹笔下的元宵节自然和诗人词人不同，《红缕梦》里的元宵节，自然是小说笔法的铺排，或浓墨，或轻彩。

《红缕梦》开篇第一回，霍启抱着英莲去看社火花灯，结果丢了英莲。笔墨虽然寥寥，但透过这几个字却足以看到元宵节的热闹纷繁。

第十八回，借元妃省亲的视角，看大观园内是如何过元宵节的。大观园内张灯结彩，下人和主子一起娱乐，看戏、击鼓传花、听评书、吃酒行令、猜谜、看烟花。传递出一种信息，钟鸣鼎食之家的节俗。

第五十三回，元宵夜宴，老太太领着众人喝酒，看戏，赏钱，猜灯谜，吃元宵，虽然也是极尽奢华之能事。但却依稀闻到了某种悲凉的气息。

曹雪芹笔下的元宵节，从平民社火写到钟鸣鼎食之家的奢侈，细细道来，正应了那句话：花无百日红，月无百日圆。

一年一度，元宵佳节，在古代文人笔下，让我们看到了古人过元宵的情与景，元宵节不仅仅是我们的，也是古人的，而且还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